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泣
血
还
情
剑

剑
亭
著
中



劍亭著

泣血還情劍
(中)

時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夜黑风高	(1)
第二章	往事如烟	(27)
第三章	竹筭怪客	(53)
第四章	文武双卜	(81)
第五章	石洞拜师	(108)
第六章	千古奇赌	(136)
第七章	幽门绝阵	(162)
第八章	软轿丽影	(191)
第九章	六招剑诀	(220)
第十章	童颜老者	(257)

第十一章	子夜秋歌	(275)
第十二章	幽冥大典	(303)
第十三章	天魔白影	(330)
第十四章	空谷传音	(359)
第十五章	蝶蕊夫人	(387)
第十六章	阎王令旗	(414)
第十七章	只见其声	(441)
第十八章	七绝先生	(468)
第十九章	淫声浪语	(496)
第二十章	销魂春药	(519)
第二十一章	蚀管瘴毒	(545)
第二十二章	六支烟斗	(573)
第二十三章	出谷黄莺	(601)
第二十四章	慈母柔情	(627)
第二十五章	无敌王子	(654)

第二十六章	森林决战	(681)
第二十七章	紫虹绕顶	(708)
第二十八章	浮光宝剑	(730)
第二十九章	双宿双飞	(758)

第十章 童顏老者

童顏老者目睹此景，贊聲道：

“一个至刚一个至柔，阴阳相克，互有所长，这一招，轩轾难分，两下拉平，谁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现在开始发第二招！”

大凡名家相搏的第一招，均未用上全力，以便预留后步，所以第一招过后，中年文士和青衫人仍然峙立圈中，未动分毫。

别看他二人的神色是那么的自然、沉静，其实二人的心目中都在惊骇对方的功力，只不过不敢露于形色而已。

因为高手过招贵在精、气、神等三方面，这三方面万不得有一分散，若忘此忌，定会落后一着，处处吃亏。

童顏老者第二招下令乍落，青衫人右手呈黑褐色，左手变成雪白，一前一后，平胸而出，一缕白如淡雾和一缕黑如浓烟的氤氲气体，直向中年文士罩去！

童顏老者寿眉一皱，喃喃自语道：

“东门垆那老头果然没有死去，看来江湖又要多事了。”

第二招是整个搏斗中最重要的一招，这一招如若不下杀手着，第三招可没有机会了。就在青衫人出手同一时间，中年文士双掌一合互相交叉，露出两只食指，神态肃穆地遥遥举到

眉心，两缕淡黄色的氤氲之气，从两只食指的指尖，疾射而出。

童颜老者皱眉自语方了，又接下自语道：

“遁光一门也非泛泛之流！”

他喃喃自语的话，并未念出口，搏斗中的二人当然无法听到。

这时候，只听一声震天般的大响过后，中年文士和青衫人均是脸色凝重地宛如渊停岳峙地站在圈中，未动分毫。

显然，这第二招他二人都未占到优势，相反地，二人的心下都有一种惊悚的感觉。

青衫人心想：

这一招失传将近百余年的绝学出手，中年文士不死也会重伤。

他怎会料到中年文士出手的这一招，正好是他那招的死对头，就是中年文士自己也不晓得，同时也与他存着同样的心念。

童颜老者目注二人那种凝重的神色，再次朗声道：

“第二招二位又是平分秋色，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招，第三招开始！”

童颜老者人上人号令甫下，中年文士和青衫人的左脚同时横移半步，双掌平举，缓缓向前推出。

他二人动作都是一致，轰的一声裂帛大响，二人硬接了一掌，各不相让，居然四掌接在一起，拼起内力来了。

童颜老者长生不老人上人目睹二人这种打法，眉头一蹙，几个问题迅速掠过心头。

第一、东门垆老魔头为什么还能活着？若不是活着，青衫人第二招所露的冷魄焰魂由何处学来的？

第二、青衫人不但身怀东门垆秘传绝艺，同时还会施展九

玄神狐所创的玄阴枯心掌，两者之间是否有点关连？

第三、青衫人所施展的两种魔功，均只六成的火候，他到底是属于东门还是九玄？

第四、中年文士属于遁光一派，目前他的功力只与青衫人在伯仲之间，如将这六招碧虹剑诀交予他，他是否能保护那娃娃的安全？（他这娃儿当然是指司马彬）

这四个问题在他脑际一闪而过，他心念一转，暗自忖道：

“何不如此如此！”

忖念中，场上硬拼内力的中年文士与青衫人已经快到精枯力竭的紧要关头，眼看非两败俱伤不可了。

时间已不容童颜老者有所考虑的余地，身形一晃，一道淡烟由中年文士和青衫人之间穿过，二人只觉一股无形的劲力，硬生地将他二人逼开丈余。

就在二人未及想到怎么回事情的刹那，童颜老者长生不老人上人的身影已杳。

同时，半空中遥遥传来他的语音道：

“野皇门下无虚士，遁光一派出奇人！”

这突兀之变，不但硬拼中的青衫人和中年文士大感意外，就是隐身大岩石背后静观的野和尚及司马彬二人，也颇感困惑。

中年文士和青衫人因为硬拼内力，几乎将及精枯力竭的地步，童颜老者以绝世神功把他二人逼开，若不及时运功调息，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童颜老者藉机带走碧虹剑诀，他二人纵然心知受愚，但也无可奈何——

可是，隐身静观的野和尚，他的想法却又不同。

他心里不住地想着，凭人上人那等身手和声望，何必用这

一套来骗走碧虹剑诀？

是不是其中另有隐秘之事？

还有他那句野皇门下无虚士这无虚士三个字，不是明明指的青衫人吗？

那么野皇两个字，会不会是指着百年前震慑武林的野皇宫主野皇帝东门垆？

东门垆老魔头不是在一次五奇争夺会战中，葬身于哀牢山万丈绝壑了吗？怎会再有他的门人出现江湖？

如果眼前这位青衫人真的是他的门人，那么青衫人所施展的玄阴枯心掌是从哪地方学来的呢？

这一连串的疑问，使这位游戏风尘的野和尚，如堕入五里雾中。

重重的疑云，一时间野和尚也无法加以研判。

经过一阵的调息，中年文士和青衫人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八成，青衫人缓缓站起身来，目注中年文士冷冷道：

“阁下，你我都受愚被骗了！”

中年文士睁开两眼，慢慢地站起身，摇头道：

“没有，你我都没有受骗！”

青衫人讶然问道：

“什么？没有受骗？”

中年文士肯定答道：

“正是！”

童颜老者乘机带走六招剑诀，青衫人当时因为精力枯竭无法追截，满腔怒火憋在心头无处发泄，于今听了中年文士这句话，正好找到出处，怒不可遏地道：

“不是受骗，那么是你我甘心情愿地拱手请他老匹夫带走的？”

中年文士摇头笑道：

“也不是！”

青衫人反而一愕，道：

“不是受骗，也不是甘心送给他，那么是甚么？”

中年文士缓缓笑道：

“只怪你我没有把话说清楚。”

青衫人冷冷道：

“我不知道你的话意！”

中年文士笑问道：

“人上人的话，你还记得吗？”

“什么话？”

“两个条件的话！”

“当然记得！”

“请复念一次！”

青衫人想了一想，念道：

“第一，你我并无深仇大恨，用不着拼个你死我活。第二
.....”

中年文士截断他的话，问道：

“第一点，你我有没有做到？”

青衫人哦一声，沉吟了半晌，道：

“虽然没有做到，但他也不该乘机把剑诀带走。”

中年文士不回答他的话，催促道：

“第二点呢？”

青衫人接口道：

“你我对击三招，胜者带走六招碧虹剑诀。”

中年文士问道：

“这一招你我有分出胜负了吗？”

青衫人恨声道：

“还没，可是他乘我们硬拼之际溜走！”

中年文士道：

“如果没有他硬将我们逼开，你想我们之中会有一人要自动先行撒手认输吗？”

青衫人呐呐道：

“这个，这……”

中年文士道：

“别这个那个，凭良心讲，照我们那样拼下去，再捱半个时辰，这绝崖上就是我们二人横尸之地，那时候六招剑诀还不是归之于他的了？”

青衣人听中年文士道完，不解地问道：

“那么他为啥不这么做，反而解了我们之危？”

中年文士缓缓道：

“这个可能跟你的身份有关。”

中年文士察颜观色已知自己的猜测离真相没多远，但他仍不动形色地道：

“尊驾可没听到他临走之时传来的第一句话？”

青衫人悚然后退二步，道：

“什么？”

中年文士接口吟道：

“野皇门下无虚士！”

青衫人此时误以为中年文士与童颜老者是互相串通而来骗取他的上三招碧虹剑诀，同时，藉对搏三招的机会，以窥他的武功路数，想不到一时大意，竟露出自己的身份。

其实，他只揣对了一半，藉着对击三招之搏，以窥他的出身，这是童颜老者长生不老人上人现身的目的和中年文士道

截青衫人最初的目的，欲与作生死斗之前，互道对方的来历之用意吻合。

其实，童颜老者藉机带走碧虹剑诀是在二人对搏中，老者窥出青衫人的来历之后，临时变卦决定的，并不是中年文士串通老者而来。其实中年文士做梦也想不到长生不老人上人仍然还活在世上，更想不到他会在此出现而把六招碧虹剑诀带走。

本来这六招碧虹剑诀是一百五十年前碧血浮光剑主人剑中剑圣中圣于隐世之时，交给遁光派当时的掌门人遁光百世子，请他代为保管。遁光百世子羽化之前把它交给他的门人遁光三世人，遁光三世人于归隐之前把它藏在王屋山千秋谷一个隐秘的地方，并派他的门人遁光一奇士到千秋谷暗中保护。

遁光一派，创于二百年前，传到遁光百世子是第三代，百世子有两个门徒——遁光三世人和幽冥帝君二人。

百世子明知幽冥帝君心术不正，因此把掌门之位传给三世人，当师兄的幽冥帝君，一怒之下竟然背叛师门自立门户，之后，遁光一派只有单传。

遁光一奇士就是遁光派第五代掌门，即崖上的这位中年文士。

遁光一派受托代管碧虹剑诀期限是一百五十年，期限一到，碧血浮光剑再度出现，将宝剑得主引到王屋山千秋谷收藏剑诀之处，把它交给宝剑得主。同时保护得主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以便得主安心练习剑诀，四十九天一过，遁光一派的任務，便告完成。

碧虹剑诀与别的剑术不同，它分上三招和下三招，每招共有六个变化，六招共计六六三十六个变化，如有上三招而无下三招，或有下三招而无上三招，则等于零，半点效用也没有，这

是与其他剑诀不同之一。

再者，这六招剑诀没有碧血浮光剑来配合使用，其威力只发到三分之一，这是跟别的剑诀不同之二。

司马彬在熊耳山断崖半腰巧得碧血浮光剑之后，于峭壁上所见到的那些字迹，是中年文士遁光一奇士所留示的，当时中年文士深恐离开王屋山之后发生意料不到之事，所以将下三招碧虹剑诀带在身上。

想不到熊耳山揭示司马彬后，回到千秋谷一看，果然发生变故，上三招剑诀已失，他正在懊悔之际，蓦见青影一闪，随后追去。

这条青影就是青衫人，他从青衫人身上又发现了一件可疑的公案，所以才有二人互斗心机的那一幕。

还有一点，中年文士做梦也想不到，半路会杀出一个程咬金，而将六招剑诀带走。

首先，他有点怀疑童颜老者的身份来历，但经童颜老者露出那一手封穴解穴于谈笑中的绝世神功，他已百分之百地相信老者就是与他师父齐名的五奇之末长生不老人上人老前辈，而对于人上人老前带走剑诀之事，一点也不感到惊异。

他想：

人上人老前辈若无其他用意，凭他的声望和身份，绝不会带走六招剑诀。

但，有关遁光一派和碧虹剑诀的关系，青衫人一概不知，他只是奉人之命前来盗取剑诀。

于今，所得上三招剑诀给童颜老者骗走，身份来历又被人窥破，怎不令他怒极攻心呢？

人类唯一最大的弱点就是名利二字，这二字不知害了多少人，尤以武林人物为最。

青衫人要不是为了自恃自己的功力，妄想连同下三招剑诀一同带回去复命，武林上将会发生甚么后果？实不堪想像了。

现在，物失身露的青衫人，唯一出气的对象只有中年文士遁光一奇士。

于是，在他脸色数变之下，目露杀机，射出两道骇人的冷电，一步一步逼近中年文士，道：

“既然知道我是野皇门下，你还想生离此地吗？原来那个老匹夫是你阁下串通而来的，在下一时不察，竟落入你们的圈套，现在只好拿你的命来抵偿，看招！”

话落招发，一缕毫无半点劲力的冰寒冷气，绵绵不绝地向中年文士遁光一奇士涌至。

只见金光一闪，中年文士已经移开丈余，同时喝道：

“且慢！”

青衫人冷哂道：

“阁下怕了吗？”

人随声至，又是击来一招，中年文士岂能示弱，平胸推出一掌。

轰隆一声震天般巨响过处，二人双双踉跄退后五六步才告站稳。

这一下，二人谁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中年文士扬声道：

“尊驾要打也得先把话交代清楚！”

青衫人冷冷道：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可说？”

中年文士冷笑道：

“我且问你，野皇帝东门垆是你的什么人？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青衫人心头大震，脸色大变，旋即嘿嘿冷笑道：

“告诉你也没关系，反正你今夜休想生离此地了，听清楚，野皇帝是在下的爷爷，他老人家还活着，这下子你死了也该放心了吧！”

中年文士心里一凛，暗道：

“不好，江湖又要掀起一片腥风血雨了。”

但他一想到童颜老者长生不老人上人尚在人世，心里不觉一宽，又道：

“他现居何处？”

青衫人冷冰冰地答道：

“你到阎王殿去查就知道。”

中年文士眉头一蹙，冷冷道：

“尊驾说话最好放客气一点。”

青衫人冷森森道：

“这样对你阁下算是最客气了，知道他老人家秘密的人，只有死路一条，阁下还有什么话要交代？”

中年文士冷声道：

“未必见得，尊驾知道我是谁吗？”

青衫人冷冷道：

“尊驾是谁？”

中年文士朗声吟道：

“野皇门下无虚士，遁光一派出奇人！”

青衫人阴森森地道：

“阁下原来是遁光一派，好，好，我爷爷昔年的一段过节，这下子一并了账结算，报上名来！”

中年文士冷笑道：

“我们两派之间的过节，早就该解决了，在下遁光一奇士

通光派第五代掌门人是也，尊驾呢？”

青衫人道：

“野皇帝之孙，白骨骷髅令令主东门彪就是区区在下。”

中年文士冷笑一声，又道：

“尊驾的身份颇令在下怀疑！”

青衫人怒道：

“有啥可疑之处？”

中年文士通光一奇士哈哈大笑一阵，说道：

“据我所知，野皇帝从来没有结过亲事，也没有生个一子半女，哪里弄出来你这个孙子，这岂不令人动疑？”

青衫人冷冷道：

“不错，但这只限于五奇盛会以前，盛会以后他老人家的
一切，你阁下就显得孤陋寡闻了！”

中年文士讶然问道：

“五奇盛会之后，他又有什么……？”

青衫人神色冷漠地截断他的话，道：

“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中年文士剑眉微剔道：

“那么玄阴枯心掌你从何处学来的？”

青衫人冷哼一声，不屑地道：

“这些事情你也配管？”

中年文士冷笑道：

“非管不可，尊驾若不交代清楚，恐难离此地。”

青衫人冷森森地道：

“恐难离开此地的是你阁下，而不是区区。”

“未必见得！”

青衫人扬手道：

“阁下看看这个是什么？”

中年文士脸色微变地道：

“区区焰雷神弹有何惧哉？尊驾别以为有了野皇成名利器，就想留得住我，可知我派遁光这两字是由何得名而来的？”

青衫人冷哂道：

“光吹无用，试试便知！”

手一挥，焰雷神弹正待抛出——

蓦地，一声冷笑由他背后传来道：

“给我撒手！”

一股无形的巨大吸力，硬生生地将青衫人手中待欲抛出的焰雷神弹吸起，向后疾射去。

变起仓猝，青衫人不愧是成名高手，猛地旋身，向右横移五六尺，定睛一看，一个头戴竹篓的怪客，突然呈现在眼前，手中正捏着那颗焰雷神弹。

隐身在岩石背后的司马彬，目睹竹篓怪客出现，几乎惊噤出声：

“啊！是他！”

他是谁？是司马彬的父亲圣剑抑或跟司马彬有点关系的另一位竹篓怪人风尘运命客？

野和尚深恐司马彬捺不住激动的情绪而弄出声音，连忙以手按住他的肩头，示意他忍耐一时。

青衫人全身一震，暗自忖道：

“凭我这等身手有人来到身后都未察觉，还有手中之物被人硬生生地虚空吸去，来人身法之高，委实惊人至极！”

付到这儿，青衫人脸色遽变，戟指怪客道：

“阁下是谁？怎不敢亮相示人？”

竹篓怪客道：